

# 歷史的圖像與記憶：論鄭思肖詩文中的家國論述

Historical images and memories:  
On family and country discourse in Zheng Sixiao's poetry

溫珮琪\*  
Pei-chi Wen

(收件日期 108 年 3 月 21 日；接受日期 108 年 7 月 17 日)

## 摘 要

鄭思肖為南宋遺民，所處時代為蒙古和南宋進入軍事對抗的易代之際，其文學著作中充滿著變亂時的悲憤之音與家國之思，本文主要將鄭思肖遺民論述置放在鼎革時期，論述該特定的歷史中，詩歌文本所呈顯的文學聲音。論文首先從鄭思肖詩文作品中探究寫作的特殊性與敘述模式，藉由詩歌作品剖析內化於鄭思肖的家國創傷如何反應在其詩文的寫作中。其次從題畫詩與詠史的書寫範疇探究作者詩、畫的互文性，最後從鄭思肖的詠陶論述中，探究身為遺民的作者，如何藉由偶像的崇拜來自我觀照並產生理想的仿效，來抒發個人的悲憤意識。本文希冀透過詩歌文本所隱含歷史性，詮釋鄭思肖詩文中呈現的歷史圖像與社會意識，並透過文本中的悲憤之音闡發鄭思肖身為宋元遺民的主體意識，與個人內在的複雜家國情感與論述。

關鍵詞：遺民、鄭思肖、歷史圖像、家國論述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 **Abstract**

Zheng Sixiao is a relic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lived in the time when the Mongolia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enter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His literary works are full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about the chaos and thoughts of his homelan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remains of Zheng Sixiao on the Dingge. In the period, the literary sounds revealed by the poetry texts in this particular history are discussed. Firstly,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particularities and narrative mode of writing from Zheng Sixiao's poetry work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oetry works, the internal trauma of Zheng Sixiao's family is reflec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 poetry.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author's poems and paintings from the writing categories of the poem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aintings. Finally, from the narration model of Zheng Sixiao's grief, he explores the authors who are survivors, and how to use idol worship to observe and produce ideals, and express personal anger. This article hope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image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presented in Zheng Sixiao's poems through the implicit history of poetry texts, and through the sorrowful voices in the text, to elucidate the main consciousness of Zheng Sixiao as a relic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complex family of the individual.

**Key words:** survivors, Zheng Sixiao, historical images, national discussion

## 壹、前言

宋元之際，政治與文化的移轉變革，文人面臨鼎革變局，舊朝與新朝移轉使得身分認同與家國焦慮在易代成了文學與文化書寫的論題，鄭思肖(1241-1318)，字憶翁，號所南，宋末太學生，南宋遺民<sup>1</sup>。思肖所處的時代正是宋理宗統治時期，更是宋蒙聯合滅金以後，蒙古和南宋進入軍事對抗的危機時期<sup>2</sup>。鄭思肖博學多技，精通詩畫，其原名已不可考，名字與字號在南宋亡後有所改，「所南」、「憶翁」、「思肖」的字號中隱含對國家之思，《遺民錄》：「所謂所南者，以南爲宋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sup>3</sup>，由此對祖國之情，必被排除在《宋史》之外。鄭思肖自稱爲「景定詩人」，就宋代詩派的劃歸上，歸諸於「晚宋派」，即是「江湖諸人既沒，繼者爲晚宋詩體。晚宋諸人，皆生當宋季，卒於元初，日覩邦家傾危，君後北遷，生民塗炭，將吏死節，而懷忠耿之情，慘恫悲憤之意，交錯胸中，發以爲聲。」<sup>4</sup>就詩派的共通性而言，「亂世之音」、「哀國之音」爲晚宋派共有的詩作風格，將悲憤之情藉由文學發聲。

鄭思肖〈中興集序〉：「故哀痛激烈，剖露肝膽，灑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不得已於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sup>5</sup>在哀痛之際，詩歌是洩憤的媒介，對於鄭思肖是如此，也是南宋遺民詩人在詩文創作上的共同表徵。鄭思肖著有《心史》、《中興集》、《一百二十圖詩集》、《久久書》、《錦錢餘笑》……等詩文集，《心史》最其文學代表之作<sup>6</sup>，更在明清易代引起抗清之士的強烈共鳴，後來文人皆爲《心史》書序或跋，如明代曹學佺、林古度，清代梁啓超、陳去病、吳梅、鄭振鐸等爲之序，成爲遺民精神砥礪的文學之作。思肖詩文創作的文學理

- 1 「遺民」一詞，本係新朝泛指前朝餘留之人民，亦有「遺黎」與「逸民」之說，方勇則以「懷戀故國而不願與新朝合作者」，稱之「遺民」，涵蓋恩較廣。兩人「遺民」義，大致以「易代」、「無位不仕」、「節行超逸」作爲標準。見周全：《宋遺民志節與文學》（臺北：東吳大學博士論文，1984年），頁1-3。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
- 2 何忠禮著：《南宋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86。
- 3 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卷13，頁2。
- 4 梁昆認爲晚宋派，其韻調風格，乃不約而同趨一體，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將文天祥、謝翱、林景熙、方鳳、鄭思肖、汪元量、許月卿、真山民列爲此派別的代表詩人：《宋詩派別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頁134。
- 5 〈中興集自序〉收入見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43。本文引用文本依據陳福康點校收編的《鄭思肖集》收有鄭思肖《心史》、《大義集》、《中興集》二卷、《久久書》、《雜文》一卷、《一百二十圖詩集》、《錦錢餘笑》、《鄭所南先生文集》、《補遺》，文中所引，爲清耳目，隨文只附註文集及頁碼。
- 6 至元二十年南宋滅後四年(1283)，鄭思肖將《心史》手稿用錫匣鐵函密封，沉入蘇州承天寺古井，三百六十五年後才被發掘，在明清兩代形成傳奇，因而有《心史》真偽之辯。《心史》真偽問題，《鄭思肖集》的校點陳福康認爲：言《心史》爲偽，始於清代的學者，如徐學乾、閻若璩、全祖望、袁枚等人，「偽造說」後，便受到許多學者的批駁與責難，如姚際恒、查慎行、羅振玉、陳去病等，學者陳福康在〈論心史絕非偽託之書〉一文中辯析偽說之理由，論證《心史》非偽書。筆者同意學者的論點，由於《心史》真偽非本論文論述重點，但文本引用涉及《心史》中相關詩作，特此說明。見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頁389-415。

念與政治理念「唯學父爲法」，<sup>7</sup>父親鄭起對於鄭思肖的影響深遠，終身「以父爲師」，<sup>8</sup>《心史》首篇〈自序〉以父親的教言，提出了思肖唯父所法的詩學觀點：

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書史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所奪焉。<sup>9</sup>

思肖的父親鄭起作詩之法早先始於《詩經》、下至曹植、陶淵明，盛唐後奉杜甫、李商隱、孟浩然、高適、王維等詩人，重視詩的靈根並且注重溫柔敦厚及性情之正的淳古特質，鄭思肖遵從父親詩論之法，在易代之際秉持個人性情之正，「毋爲時所奪焉」，詩作發悲憤之音與家國之思，詠史的敘述聲音也與杜甫反映政治社會、高適的寫實、王孟詩派仕隱矛盾的詩人精神相符。

鄭起，號菊山，著有《菊山清雋集》，一生不願爲官，反對奸相史嵩之，因指責鄭清之的誤國之罪而入獄，母樓氏支持鄭起的政治理念，告誡鄭思肖「汝不行父之言，汝不如死」，後於元兵攻陷蘇州不久後憂憤而亡。鄭思肖深受父母影響，詩作中常提及父母之教：「我銘父母之教於靈臺，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不忘也。天高地下，日照月臨，有違家訓，雷其殛之。」<sup>10</sup>又「母後父死十五年，教我育我恩不淺。我雖貧拙志不屈，清氣稜稜秋瑩骨。」<sup>11</sup>家訓遺後的核心理念皆呈顯於思肖的詩歌及文章創作之中，體現了文化文本化的觀照。

對於遺民而言，常屬於一個時空與歷史事件錯置的文化框架之中，面對鼎革的世變存有著進退生死的抉擇，因此鄭思肖詩文中別具「文本的歷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與批判性。關於鄭思肖歷來的研究成果以期刊爲主要，研究的面向有文本的考辨、遺民論述、題畫詩，<sup>12</sup>因《心史》一書歷來聚訟紛紜，文本考辨以《鐵函心史》爲主，遺民論述如

7 〈久久書正文〉：「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其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久久書》，頁 106。

8 〈早年遊學泮官記〉：「向使我早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官、遊學四方，出而廣大見聞，歸而我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今不敢忘其所教，故盡死以我父爲師。」《鄭所南先生文集》，頁 280。

9 〈心史自序〉，頁 4。

10 〈中興集二卷序〉，頁 68。

11 〈和文丞相六歌〉其四，《中興集一卷》，頁 64。

12 楊麗圭：《鄭思肖研究及其詩箋註》（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 年）、蕭之華：〈鐵函臣子恨、心史民族魂—談鄭思肖及其《鐵函心史》〉，《文藝月刊》（1990 年 5 月），頁 47-54、姚從吾：〈鄭思肖與「鐵函心史」關係的推測〉，《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968 年 11 月）頁 19-24。

13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一書以區域、群體研究爲主要，鄭思肖爲附屬之論述。周全《宋遺民志節與文學》將鄭思肖置放於山林隱士的專節論述中。

14 康湘敏：《宋元之際逸民畫家題畫詩研究》有專節論述鄭思肖《一百二十圖詩集》，詳見康湘敏：《宋元之際逸民題畫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6-39。

大多附屬於群體論述之中，題畫詩的研究以康湘敏的《一百二十圖詩集》研究最為詳實，雖有論述成果，但《一百二十圖詩集》之外的〈墨蘭〉或賦菊詠陶詩仍可再深化。鄭思肖身兼詩人、畫家、遺民，其身分具有複雜的特殊性，從前人研究成果中得知，學界對於鄭思肖及其詩作題畫的研究，仍有研究的空間，因此本文擬將從鄭思肖詩文、題畫詩作品，考察遺民身分作為文學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所呈顯的敘述聲音，從鄭思肖的文學、歷史與文化等諸多面向，詮釋鄭思肖文學作品中的歷史現實與社會意識，透過詩歌文本所隱含歷史性，闡發鄭思肖身為宋元遺民的主體意識與個人內在的複雜家國情感與論述。

## 貳、悲景與夢囈：虛實的焦慮書寫

鄭思肖詩歌是以遺民視角詮釋宋元之際的政治歷史詩文，在詩歌中作者以自我主體 (Subjectivity) 為中心，對當時的歷史變局進行抗辯，呈現一種歷史書寫的文學圖像，寫憤、忍死、哀號、悲宋罵元成了詩文中顯而易見的情緒語言。首先就鄭思肖所處的歷史變局而言，由宋入元，意味著政權的變革，蒙元入主，對南宋的遺民而言，不僅是失去趙宋故國，更是國族文化道統的淪喪。身為遺民的鄭思肖，處於歷史家國的分裂環境下，展開了對新舊兩朝、現世與歷史的文學辯證，鄭思肖的創作，在陳福康的研究中劃歸為三個創作的高潮<sup>15</sup>，三十歲以前著作頗豐，但因亂離之際，所作詩文盡失。<sup>16</sup>三十歲後蒙古南下侵宋，中止了詩歌創作。三十五歲後由宋入元的政治情況危急。思肖存有種種對於局勢的悲憤，促使他發情為詩文，盡十年著作結集為《心史》。元朝建立後，隨著政權的移轉，思肖精神寄託於宗教，自號「三外野人」，由早年的儒士到晚年遊於禪，<sup>17</sup>最終病逝於蘇州。

南宋遺民群體中，詩文創作的主題具有一致性的共同特徵：悲歌與哀國。遺民在亡國之痛中，一改先前嘲風詠月的創作形式，悲壯、激昂與憤慨的故國之思呈顯出遺民對國家共同的情感與國族的認同。<sup>18</sup>就鄭思肖而言，悲憤、痛哭、忍死為他詩文中內在的個人情緒，當情緒外顯於景物描繪之時，詩歌的意象著實的表現了思肖的心境與愁思，成了詩的「體裁」(Gattung)。<sup>19</sup>鄭思肖憂愁悲哀的文字中，對於國朝的景物描繪有著共同意象：

- 15 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劃分創作三階段分別為：一是景定元年至咸淳五年，著有《咸淳集》(編入《心史》中)，二為三十五歲至四十三歲(南宋滅亡後四年)，著有《大義集》、《中興集》、《久久書》、《大義略敘》(均收入心史)。三為入元後二十多年，著有《一百二十圖詩集》、《錦錢餘笑》。見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頁2-4。
- 16 〈大義集自序〉：「予幼好吟，常而尤苦於吟，自景定以來，至咸淳五年，所作極多。離亂之際，併所著散文盡失。《大義集》，頁22。
- 17 〈三教記序〉：「我自幼世，世其儒，近中年，闖入仙，入晚境，遊於禪，今老而死至，悉委至。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不覺數數為之動心。」《鄭所南先生文集》，頁277。
- 18 方勇的研究中，認為南宋遺民的詩歌主題主要集中在悲憤與反思、憤慨與控訴、崇拜節士、隱逸等共同的詩歌主題。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頁172-206。
- 19 瓦連京的詩歌立論中，認為詩歌的立論是建立在「體裁」的概念上，體裁是內容、情節的實質，密切的受到自然與詩人情緒的制約，也就是詩人對於現實生活的特殊統覺制約。進一步分化的概念是現實的外在世界為詩人提供了客觀、敘述的內容，他感受到這一內容，主觀上進行加工，通過反省加以掌握，從中汲取情感的因素。見(俄)維謝洛夫斯基著、劉寧譯：《歷史詩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28。

秋（秋雨、悲秋）斜陽、孤雲、狂夢、蒼雲、青天、鴈（鴻鴈、鴈足）、菊花、哭夢……等，均受到自然與詩人的情緒所控制。悲傷的詩歌意象象徵內在思緒，鄭思肖把內在哀國的情緒外化成對自然景物的觀察，也成了獨特的文學書寫。鄭思肖的詩文作品中總帶著觀看者的角度，洞悉著現實社會中的悲音，由文字的抒發闡釋也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傾向。由宋入元的鼎革之際，遺民面對生死的抉擇，以及蒙古統一中國的歷史政治與文化的氛圍，如何在鄭思肖的個人意識型態中，產生主體內心的文化對立與內心的拉扯？當主體的意識反應在文學創作過程中，鄭思肖的文學書寫之景與夢境夢囈之景，呈現出一致性焦慮書寫，亡國瘡傷如何滲透思肖的意識生活？此為本節論述的重點。

### 一、離散實「景」<sup>20</sup>

鄭思肖的詩文創作中存在著家國裂變的焦慮，此對南宋亡國的書寫不論是白晝的「悲宋」或夜晚的「夢宋」，憂憤之情始終一貫，以遺民的身分認同而言，「大宋孤臣」是鄭思肖自我的敘述，對於宋朝的家國情感，在其詩文著作中悲憤的呈顯，「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此地暫胡馬，終身為宋民」，〈大宋地圖歌〉描繪了宋朝面臨傾國的危機：

混沌破後復混沌，知是幾番開太極。四方地偏氣不正，中天地中立中國。  
神禹導海順水性，太章步地窮足力。悖理湯武暫就時，謀篡莽操大生逆。  
離而復合合復離，卒莫始終定於一。粵自炎帝逮唐堯，兩漢大宋傳火德。  
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形氣俱和禮樂修，誰料平地生荊棘。  
風輪舞破須彌山，黑電亂下千鈞石。銅蟒萬舌咀梵雲，玉帝下走南斗泣。  
中有一寶壞不得，放光動地神莫測。云是劫劫王中王，勒令一下罔不伏。  
燕南垂，趙北際，忽必烈正巢其地。一聲霹靂吹雲飛，真火長生世永世。<sup>21</sup>  
山山深，水水清，縱橫十方變化深。恆河沙數天壤殼，獨我志氣常如新。<sup>21</sup>

此長詩名為「地圖歌」，是藉由帝國的山川水景，表達作者對於大宋再起的盼念。鄭思肖生於南宋淳祐元年，詩文中直指的「大宋」指南宋，思肖十八歲時（寶祐六年），蒙古蒙哥發動三路大軍攻宋，次年，賈似道私自遣使乞和，並且慫恿忽必烈趁著蒙哥死亡時，快速的歸北偷襲汗位，並於十一月罷兵，<sup>22</sup>景定二年宋劉以瀘州叛降蒙古，蒙古因此盡得宋國。<sup>23</sup>景定五年，鄭思肖二十四歲時，忽必烈定都燕京，宋卒改元。〈大宋地圖歌〉一詩正

20 小川環樹針對「風景」一詞的探析歸結：在秦漢中，「景」具有光、光亮或者發光物之意，指的發光體所放射的光亮的光亮或光輝的某個範圍的空間，也存在著所謂「風景」的概念交叉重疊的部份，而到唐宋詩歌裡，唐中葉後具有天氣、景物的概念，本文論述以此論點，認為鄭思肖的悲傷之「景」，呈顯的是詩中的天氣與景物，關於風景一詞的論述見（日）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6-41。

21 〈大宋地圖歌〉，《中興集二卷》，頁94。

22 王夫之：「宋當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忽必烈）而背之召寇也。」見明·王夫之：《宋論》（臺北：樂天書局，1981年），頁255。

23 〈鄭思肖年表〉《鄭思肖集》，頁419-421。鄭思肖：「德佑後變故，非言所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輿論所論，誤國者，賈似道也。」《大義略敘》，頁174。

是描繪南宋面臨著忽必烈攻宋之際，鄭思肖認為家國雖仍有分裂，畢竟還屬於傳統政治文化之下價值系統，「歷年三百猶一日」，然蒙古的侵漢，使家國裂變，面對如此變局，鄭思肖惟「志氣常如新」，不願屈服新朝。對於宋朝的耿忠一直是鄭思肖詩文集中一貫的政治理念與思想。〈寫憤四首〉其一：

天命尚屬漢，大夫空美新。三官猶萬里，一念只孤臣。淚盡眼中雪，心狂夢裡身。勿云今已矣，舉首即蒼旻。<sup>24</sup>

又其二：「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白骨多。春風仍歲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國難，飛深入薜蘿？」<sup>25</sup>在思肖的遺民意識中，天命仍歸屬宋朝，隱忍著國家的危難，干戈戰亂中的軀體，身為孤臣的思肖只能淚眼中看盡國朝的覆亡，不厭惡戰爭所帶來的諸多慘烈事物，一心仍期待完歸照璧。鄭思肖的詩文中，書寫亡國的焦慮感完全呈顯了身為遺民的個人內在的情緒，從憂國、陷虜到宋卒改元，全部毫無保留的發洩在他的詩文創作，而此書寫除了上述〈大宋地圖歌〉的地理圖景，更反應在「悲景」的寫作題材上，此文書寫之景以自然實景為寫作，如〈題多景樓〉：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分淮浙士，天闊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sup>26</sup>

多景樓位於江蘇省鎮江市的北固山，此詩作於金將領劉整包圍襄陽未破之時，隔六年又重寫〈重題多景樓〉：「無力可為用，登樓欲斷魂，望西憂逆賊，指北說中原。糧運共淮餉，軍行戍漢屯。何年遂所志，一統正乾坤。」<sup>27</sup>逆賊包圍襄陽已有六年之久，「無力可為用」呈顯出了思肖面對元賊入攻的無力感，從六年前登樓遠望滾滾的流水流露出憂慮之情，並倚望斜陽所產生的西顧之憂到六年後「登樓欲斷魂」，宋朝的危急，思肖在襄陽被圍的過程中，仍對政權的時局寄予希望。在鄭思肖詩歌中，內在的憂國情緒與外在景物觀看的書寫模式具有一致性，歸結鄭思肖詩歌的普遍性，「斜陽」、「悲秋」成了思肖內心痛苦的書寫的「心理模式」<sup>28</sup>，也是他憂國心態的外化形式，具有原始類型意義的意象。

在中國詩學的傳統中，傷春悲秋是詩歌主題呈顯的模式，然而在鄭思肖的詩歌中，「悲秋」的份量為之重，亡國的危機構成思肖的意識生活，在心理上「悲秋」同化

24 〈寫憤四首〉，《大義集》，頁 24。

25 〈寫憤四首〉，《大義集》，頁 24。

26 〈題多景樓〉，《咸淳集》，頁 5。

27 〈重題多景樓〉，《咸淳集》，頁 7。

28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作品，榮格提出了藝術創作的「心理模式」，心理模式加工的素材來自於人的意識領域，例如人生的教訓、情感的震驚、激情的體驗，以及人類普遍命運的危機，這使一切便構成了人的意識生活，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詩人在心理上同化了這一素材，把它從普遍地位提高到詩意的體驗的水平並使它獲得表現。見（瑞士）榮格著、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1900年），頁 98-99。

(assimilation) 了創作時書寫詩歌的素材，普通的「悲秋」呈顯在詩意的體驗之中，趨近亡國的南宋就如秋天的景色，格外顯得寒冷、荒涼。鄭思肖詩歌中的「詩境」季節總是秋天（秋風\秋雨），沒有青草綠地、花總是掉落的，更沒有直射的豔陽，雲朵總是孤單雲朵，陽光一律是斜照的夕陽，日暮的象徵隱含著個體對於生命的焦慮與死亡的迫切，黃昏的夕陽隱喻晚年的殘景，對於思肖而言似乎悲秋與斜陽乎是一種對於亡國的焦慮，〈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蕭露華浴萬宇，暑神欲駐難裴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回，今日之後，誰使來相催？琥珀滿卮，發越清奇。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氛芸為，液槁矣而告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今浮木沈，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瞳爛熳夜不瞽。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辭淒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藏飛出白玉鼓。<sup>30</sup>

詩歌中各種秋色在詩歌中呈顯，淒涼的意境，使得思肖的詩歌愈加的悲愴，悲宋之感完全藉由悲秋來彰顯。又〈二礪〉其二：「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愁人。」<sup>31</sup>秋色總是讓人發愁，令人覺得寒冷，連陣陣的風吹的都是秋風，乃至夜晚做夢，夢的也盡是秋，諸如「宵涼人夢秋」、「一天秋更清」、「秋漢覆空清」、「秋盡宵涼北高斗」、「秋冷鐵花碧」、「秋懸當殿月」、「天風吹古秋」……等，悲傷的秋天實景如同宋朝家國瀕盡夜晚的殘景，即便是春日作詩，春天之時看在眼底，也如同秋天，〈春日偶成〉：

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草木荒寒生意澀，風腥雨膩一天愁。<sup>32</sup>

鄭思肖時常登高樓思索家國之事，詩中言及曉來害怕上高樓，眼底看的是春景，卻總像個秋天的景色，草木散發著荒寒之感，對滿心盡是家國悲憤的思肖而言，已非傷春，而是春如秋，眼底看不到春意，感受不到春天美好的光景。思肖的目光中，周遭的事物與風光一幕幕盡是悲涼秋苦，個人的情感如同眼中的這般景像，寫實呈顯了亡國之感。鄭思肖和其他宋元遺民相較之下，其忠於故國的志節與情操是極度激昂與熱切的，其他遺民在歷經時間變遷後，悲輓痛憤心理多少有些平復，對鄭思肖而言，卻無法擺脫遺民重任而束縛終生，因此白天的悲景轉到晚上的夢囈，文學書寫的焦慮與悲憤始終如一。

29 傅道彬將詩歌中日暮的時間象徵區分為三：死亡迫近的憂慮、蒼茫的歷史意味、虛無的生命體驗。見傅道彬：《晚唐的鐘聲－中國文學的原型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9-69。

30 〈秋歌〉，《咸淳集》，頁17。

31 〈二礪〉其二，《中興集二卷》，頁71。

32 〈春日偶成五絕〉其二，《中興集一卷》，頁60。



## 二、虛夢囈語

鄭思肖的文學書寫呈顯亡國的焦慮，在面對政治的變局，詩歌始終籠罩在亡國的陰影之下。上文論述文學書寫之悲景，此悲景為日常的生活實景，然而當日常現實的情緒轉化成夢象之時，夢囈也成了思肖詩文中常寫的敘述模式。<sup>33</sup>從夢囈的現象可以得知夢境中的夢象或者囈語內容後所呈顯的意義，夢的象徵是什麼？夢象\心理\現實三者具有關連性，<sup>34</sup>從此釋夢的方法來看鄭思肖的夢囈，在夢囈中思肖時常的大哭、號叫，對於宋朝之思在忍辱負重下，哀痛之情使得夢中也頻繁的顯現，如〈中興集自序〉：

故哀痛激烈，剖露肝膽，灑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蓋不知其幾。<sup>35</sup>

在宋朝瀕臨危及滅城之時，鄭思肖無時無刻的思索家國之事，〈大宋地圖歌〉中的「悲宋」轉化為夢囈，「夢中大哭，號叫大宋」，由實景轉為虛夢，心中的悲憤與哀痛久積鬱於心底，在午夜夢迴的夢囈中，往往也形成夢的材料或者夢的記憶。根據弗洛伊德對夢的解析：「組成夢的內容材料，都是以某方式來自於人的經驗，又在夢中浮現或回憶起來」、<sup>36</sup>「夢的內容與現實關係是密不可分」，由此解釋鄭思肖夢囈的內容呈顯是身為遺民的個人經驗，以及來自於家國政治的現實。德祐元年十二月，蒙軍伯顏的伐南宋大軍已深入建康，這時也正值元諸王的叛亂，<sup>37</sup>吳中淪陷，國都岌岌可危，鄭思肖作〈陷虜歌〉，又名〈斷頭歌〉：

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今棄我三十五歲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為氓受虜塵。我憶我父教我者，日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為命生餘生。欲死不得為孝子，欲生不得為忠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唯有我朝天子盛。<sup>38</sup>

33 楊玉成的研究中指出宋元以來醫學逐漸關注譫語、夢囈等精神症的語言，如金人劉完素的《素問玄機原病述》，直到明代的董說堪稱是古典對中國對夢最感興趣，寫下紀夢文字最多的人之一。詳見楊玉成：〈夢囈、嘔吐與醫療：晚明董說文學與心理傳記〉，收入《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13年），頁557-667。

34 夢的象徵在於許多意象在我們所做夢時會重心浮現出來，並且它會與我們在特定的時間所面臨的特定問題或者特定的想法以及我們所看到的特別事情聯想在一起。關於夢的象徵理論見：（美）岡薩雷斯著、王弘譯：《夢的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0。

35 〈中興集自序〉，頁43。

36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夢的材料一節中提及夢中記憶具有的特點有知識經驗的組成、童年經驗與現實生活，見（奧）弗洛伊德著、高申春譯：《夢的解析》（臺北：胡桃木文化，2006年），頁69-79。

37 周良霄：《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14。

38 〈虜陷歌〉《大義集》，頁42。

此首〈斷頭歌〉，彰顯了鄭思肖在圍城之時，飽受身心煎熬的悲苦，首、足、身、口皆以大宋為依歸，父親鄭起對於思肖的家訓以及正在病痛中的母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欲死不得為孝子，欲生不得為忠臣」，只能無奈的哭天喊地，「痛哉擗胸叫大宋」，不願意宋朝滅亡，鄭思肖曾想過自殺，在德祐乙亥臘月寫了自挽詩，〈自挽〉：

堂堂男子不封侯，與命為仇死未休。陷虜有歌春夢斷，哭天無地夜魂愁。九清  
風露極玄處，萬古虛空自在遊。痛恨莫能生報國，從此陰鷲溥南州。<sup>39</sup>

遺民的生死抉擇是在亂世中普遍性的抉擇論題，是生？或是殉死？在無能報國之下，自殺的念頭曾出現在鄭思肖的腦海中，拒絕新朝的封侯，在宋國深陷被虜，似乎自殺才可以了結他個人心中的悲痛，但最後鄭思肖還是隱忍下來。在易代的交關之際，雖然迎新年，對於鄭思肖而言一心仍存著「中國夢」，〈德佑二年歲旦二首〉：「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近日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sup>40</sup>此「中國夢」顯示思肖心中所存有的故國美好圖景，只是這樣復國的夢想隨著元軍逼近，思肖只能日日的向南朝拜，祈求能夠再看到宋國的旗幟再次飄揚，如此的戰亂裡，終身所學的學問以及效忠報國之心始終無法改變鼎革的局勢，這樣的心境反應在第二首詩中：「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為宋民。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裡，荒城梅又春。」<sup>41</sup>戰亂的荒城中，對於鄭思肖而言，掛念宋朝的安危，希望目前深陷的危機仍有轉機。只是煎熬等待、心碎憤悶之情佈滿於內心之中而悲憤不已。<sup>42</sup>

鄭思肖遺民主體性 (subjectivity) 中的「自我」存在著中興的慾望，當處於煎熬、戰亂的社會環境，作為宋臣的遺民，這樣的盼望一直存在他的意識之中，由此「夢囈」的話語反映出其政局變革的焦慮與個人內在情緒的壓抑，又如〈偶成二首〉：「劍氣熒熒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蒼煙。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sup>43</sup>〈補夢中所作〉：「鴻鴈流離夢亦驚，滿懷淒怨足秋聲。此身不死胡兒手，留與君王取太平。」<sup>44</sup>〈寫憤三首〉其一：「偶一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云：『翻海洗青天』正屬對間，為人幻覺，則天已大明矣。今足之於後。」<sup>45</sup>夢中時常的驚醒與睡夢中心繫朝政大事突顯了思肖被拋棄的憂思與焦慮，又〈憶夢哭歌〉自述：「五月二十一日夢遊西湖上，舊遊宛然，行至戎馬蹂踐之地，憶今天子不在咸陽宮，大哭隕絕而覺，遂作此歌」：

39 〈自挽〉，《大義集》，頁 31。

40 〈德佑二年歲旦二首〉，《鄭思肖集》，頁 23。

41 同上註。

42 〈鴈足〉：「鴈足冥冥未報歸，此心裂碎有誰知？一懷憤悶心啣苦，兩鬢鬢髮倒垂。」，《大義集》，頁 32。

43 〈偶成二首〉，《大義集》，頁 31。

44 〈補夢中所作〉，同上，頁 34。

45 〈寫憤三首〉其一，《中興集一卷》，頁 60。

金輪王天中天壽，赤龍夜哭玄蛇吼。仙人不忍辭漢去，青山照水生愁醜。雖貧  
亦有買醉資，甘美不入孤臣口。死後骨消恨不消，歲歲暗逐春風上心柳。<sup>46</sup>

鄭思肖的夢囈常伴隨著眼淚、大聲哭號、自語甚至是常在睡夢中驚醒，〈憶夢哭歌〉的夢中發生場景是他曾經去過的西湖，西湖的場景一轉至戰爭中馬兒蹂躪的場地，想起天子不在咸陽城裡，大哭死亡而醒。一場夢醒後，雖是夢囈卻也抒發了內心對於亡國之恨，「死後骨消恨不消」，即便死後軀體已成灰消逝了，恨意依舊留存，由此可看出鄭思肖的愁恨極深，日日夜夜鬱積於心底頭，對於失去國的遺民而言，內化於主體內的亡國創傷反映在詩文中突顯了思肖遺民主體意識，更呈顯了以易代的歷史現實。

### 參、哀國之音：題畫、詠史與賦菊

生死抉擇遺民必須面對的論題，生\死、忠\孝，抉擇上的拉扯常迫使遺民焦慮、痛苦甚至生不如死，鄭思肖的詩歌與國家的存亡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詩歌就是歷史事件的思維與活動本身，詩歌中透露出遺民意識型態 (ideology) 的話語，鄭思肖在德祐年後，有感中興破矣，而作《中興集》，全集以個人哀國悲歌、身陷不義與盡傷於心的基調，而作了以「述懷」為主的詩作，均無題，而以「礪」之一字，次第排列。「礪」字所隱含「言淬礪乃志，所其所行」<sup>47</sup>，《中興集》收有二十礪，並參雜其他有題詩作，鄭思肖的詩作中描寫對家國滅亡悲憤之情，句句懇切，自知已非詩，在〈題拙作後〉言及：「但寫肺腑苦，不求言語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sup>48</sup>由此，思肖詩中的悲憤與哀國之音在忽必烈完全佔滅南宋後抒發於詩文裡，〈礪志〉其一：

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三百年，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嚙膽髮，氣怒頻裂眚。或時坐如死，突眼  
噤相視。<sup>49</sup>

鄭思肖稟持父訓，面對亡國後可能面對的死亡，心亦不二，在忍辱負重的同時，咬牙皆裂，卻又無可奈何，如〈寫憤〉其五：「怒來嚼齒欲穿齦」<sup>50</sup>、〈三礪〉「皆裂碎齒志懇懇」<sup>51</sup>，

46 〈憶夢哭歌〉其二，《中興集二卷》，頁 81。

47 〈中興集自序〉：「自中興集黃河清以下，隨得隨入，更不刪去，主於述懷，不以詞語為選擇。今所作無題者，俱以「礪」之一字次地目之。「礪」者，言淬礪乃志，決其所行也。」《中興集二卷》，頁 68。

48 〈題拙作後〉：「我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詞。但寫肺腑苦，不求言語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脆語剪風露，叨叨兒女痴。昂然大丈夫，以身佩安危。何時把酒杯，大笑信雙眉。」《中興集二卷》，頁 71。

49 〈勵志〉，《中興集一卷》，頁 59。

50 〈寫憤〉其五，《中興集一卷》，頁 59。

51 〈三礪〉，《中興集二卷》，頁 72。

縱使憤氣填膺，氣到拚命咬牙切齒，目珠皆裂凸出，也只能忍死以待，〈九礪〉：「忍死以待旦，蹉跎歲又殘，墮身囚陷阱，盡命哭衣冠。月死虛空黑，春枯草木寒。床頭雄劍在，白氣夜盤盤。」<sup>52</sup> 在忍死的蹉跎歲月中，現實是殘酷的，周邊的景物無論月亮、花草樹木皆是死寂沒有意義的，床頭依舊擺放著雄劍，猶如隨時可以與敵軍拚命，又〈辛巳歲立春作〉：「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叫雲聲草檄，戀闕夢宣麻。」<sup>53</sup> 忍受國家的屈辱比死亡愈加的痛苦，鄭思肖何以不死忍辱負重？歸咎原因：便是忠、孝兩者的抉擇。「捨忠不足以爲孝，捨孝不足以爲忠」，鄭思肖於〈久久書正文〉提及：

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悉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捨忠不足爲孝，捨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眼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尚未旋？<sup>54</sup> 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

鄭思肖在〈久久書正文〉，提及了自我偷生忍辱負重的原因，在忠孝不能兩全之下，忍辱負重的打消了自殺的念頭，在被圍城的兩三百日裡，日思夜想的恢復中興，這也是他父母的心願<sup>55</sup>，因此「忍死暫生，期集大事」，寫憤於詩，決生死的與元賊抗衡，〈自序〉提及：「非不知賊之刀鉅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鉅者。寧忍避一身微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真情，發爲詩歌，決生死爲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死必行，故氣勁語裂，殊乏和平興趣，實非失之正道。」<sup>56</sup>

南宋滅亡後，鄭思肖不忘故朝，不再仕進，隱居平江（今江蘇蘇州）。字憶翁（有「憶宋」之意），平時坐臥必南向，不肯朝北，因號所南。自號山外野人，書其居室曰「本穴世界」，意即「大宋天下」；每年伏臘，便「南望野哭，再拜而返」。平時爲人狷介，誓不與元人交往；朋友聚會，「見有語音異者，即離去」。鄭思肖的忍死暫生直至至元十七年（1279），思肖在元初生活三十幾年，當政治緩解，遂把精神寄託於宗教，晚年的題畫與詠史著作成了鄭思肖消解個人內心創傷與情緒的寫作，對比亡國前的悲憤之詩，晚年著作顯得較爲溫和，但個人對於家國的政治理念史仍忠於前朝，本節擬從〈墨蘭圖〉、《一百二十圖集》以及賦菊詠陶之作，來探究鄭思肖個人內在的哀輓之情。

## 一、失根與失土

題畫詩以描寫刻畫作爲表現形式的一種詩歌類型，與詠物詩相似，題畫詩透過畫面將

52 〈九礪〉，《中興集二卷》，頁 77。

53 〈辛巳歲立春作〉，《中興集二卷》，頁 77。

54 〈久久書正文〉，頁 104。

55 「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久久書正文〉，頁 105。

56 〈自序〉，《中興集二卷》，頁 100。

敘事的因素與發生的事件接續，某種程度上具有補充的功能<sup>57</sup>，在鄭思肖的詩文中，題畫詩為他創作的另一類題材，但此類詩作也不脫離對故國之痛的闡述。宋亡後，鄭思肖隱居吳下，除了詩文創作外更精於墨蘭，除了蘭花外兼及竹菊，畫作的特殊性為不作雜卉野草，就元初的遺民畫家而言，類屬於志節清邁的君子畫，晚期著作有《一百二十圖詩集》、《錦錢餘笑》等詩文。鄭思肖六十六歲時作〈墨蘭圖〉（如下圖），《宋遺民錄》錄載思肖善畫蘭，畫完即毀，並不贈予他人，畫蘭不畫土，原因在於：「一片中國地為番人所得，吾忍畫邪」<sup>58</sup>因此所畫的蘭花之根無所依憑，在〈墨蘭圖〉中畫面右側題詩為：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動地古馨香。<sup>59</sup>

首句中的「羲皇」，即為伏羲氏，伏羲氏為上古傳說的五帝之一，作者把蘭花擬人化，向蘭花發問：「你是何人？為何來到此鄉？」此鄉正是思肖所處的元朝，面臨故國之變的作者，以蘭花失根的無所依存，比喻國土正遭逢元人蹂躪，花無根所依附正如作者無家國可依存，這俯問羲皇，問的人其實是自己，「我為何而來？」首兩句抒發對亡國哀輓，流露出遺民對家國亡故的無限感慨。後兩句為鄭思肖自身墨蘭時的感發，尚未著墨提筆繪蘭前，鼻孔的嗅覺已開啓，彷彿未畫蘭已先聞到蘭花芬芳的香味，此馨香滿天動地。蘭花具有高節、堅貞的象徵，〈墨蘭圖〉中，蘭雖失根卻不失其香味，意喻著鄭思肖失國卻不改原有的遺民志節。



鄭思肖〈墨蘭圖〉<sup>60</sup>

- 57 題畫詩的敘述性研究在周劍之的研究中指出：題畫詩本身就具有敘述性的功能，儘管畫面是一種空間的藝術，一幅畫面中呈現的往往只是一瞬間的場景，但者一瞬間的場景透露出各種細節，用以交代畫面所處的時間點前後可能發生的事件，畫面的敘述功能的完整有待於接受者想像和補充。見周劍之：《宋詩敘述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210-211。
- 58 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卷13，頁3。
- 59 鄭思肖〈墨蘭圖〉為紙本，縱25.4釐米，橫94.5釐米，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圖畫來源：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兩宋繪畫下》（臺北：錦繡出版，1993年），頁75。
- 60 鄭思肖〈墨蘭圖〉為紙本，縱25.4釐米，橫94.5釐米，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圖畫來源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兩宋繪畫下》，頁75。

畫面左側自題詩作於「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丙午指元大德丙午年(1306)，思肖繪此圖為六十五歲，下鈐「所南翁」、「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今古」二印。<sup>61</sup>由此圖透知思肖畫蘭，無繁雜的工筆，數筆描繪便渾然天成，畫中「失根」強烈的表達出作為遺民「失國」的離散的生命，以及生命無所依存的匱乏，失根\失國的詩畫符碼成為鄭思肖表述個人主體的代碼以及抒發喪國的創傷。<sup>62</sup>

又其詩作〈墨蘭〉：「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空色微開曉。晴光淡弄春。淒涼如怨望，今日有遺民。」<sup>63</sup>蘭花的清新香氣本讓人神清氣爽，然而以遺民的身份憶起前朝，卻覺得格外的淒涼。元畫家倪瓚(1301-1374)題詠〈題鄭所南蘭〉：「秋風蘭蕙化為茅，南國淒涼氣已消。祇有所南心不改，淚泉和墨寫離騷。」<sup>64</sup>身為元人的倪瓚來看不願意仕元的鄭思肖，只認為宋入元後，政權移轉的淒涼之氣已經消失，而鄭思肖卻心無所改，更顯得思肖忠於故國之心，晚年在元代生活的鄭思肖，無力扭轉喪國的現實，只好利用詩\畫的互文來書寫解心中的創傷。

除卻〈墨蘭圖〉，鄭思肖所著《一百二十圖詩集》也是以圖為作的題畫詩作，此選集為思肖晚年的作品，思肖在元代建立後生活了三十餘年，晚年精神寄託於宗教上，自號「三外野人」，在宋朝滅亡入元後二十年才又開始詩文創作，鄭氏曾自贊其像：「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sup>65</sup>由他死前書碑遺願及其贊詞而論，思肖至死還覺得自己有愧於父母國家。可見他即使在晚年「游於禪」、「究性命之學」<sup>66</sup>，乃是基於一種複雜的精神狀態，或許是尋求一個身心安頓的方式，但最後他並未如願以償，於是「悉委之」。就在晚年，闖仙游禪之際，他留下了這一百二十首七言絕句。《一百二十圖詩集》全集借用對歷史人物的吟詠抒發對故國之思的情感，以自遣為目的地。詩集從上古聖賢逸士傳說、春秋戰國諸子行事、漢代政治人物故事、魏晉文人軼聞，一直寫到唐宋詩人軼事，按照時代順序依次描繪。若以人物形象來看，有各代隱士、高人、神仙以及唐宋詩人、文學家、歷史人物等，涉及面非常廣泛。<sup>67</sup>〈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

61 同上註。

62 鄭文惠認為：「遺民面對時間流逝的必然性與不可逆性，及世變下的道德沈淪與價值崩毀，身心恆常處在一種莫名其妙的被拋棄的憂思與焦慮中，尤其對過往的歷史與時間不可逆轉所帶來的焦慮與憂思，更是遺民無法排解情緒與舒展情感的關鍵，時間的不可逆性，使遺民生命存有益顯得虛空化，時間的傷逝與記憶中創傷不斷內化，而形成焦慮與憂傷的無盡循環，進而摧殘，剝離著遺民的身心：無窮盡的哀悼青春，悲時傷逝，將遺民的主體帶到無邊無的滄喪與悲涼之中。」見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2006年12月)第6期，頁165。

63 〈墨蘭〉，《大義集》，頁27。

64 元·倪瓚：〈題鄭所南蘭〉，《鄭思肖集·附錄題詠》，頁344。

65 元·盧熊：〈鄭所南小傳〉，《鄭思肖集·附錄二(傳記)》，頁334。

66 元·陶宗儀：〈輟耕錄·狷潔〉，同上註，頁335。

67 康湘敏的研究中將這些人物題圖詩的命題分成以下三類：形神空靜兩忘情——神仙世界、躍身吳越興亡外——高人逸士、一樹風霜千載心——忠義之士。第三部份又可分成兩類：歷史人物和逸民。若依詩歌意趣，可再分成三類：酒國韶光無際涯——酒國醉鄉，恣開笑口罵群仙——戲謔諷喻，滿載清風獨自歸——嚮慕「清」境。康湘敏：《宋元之際逸民畫家題畫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次澄指導，2010年)，頁19。

集自序〉：

天地之靈氣爲人，人之靈氣爲心，心之靈氣爲文，文之靈氣爲詩。蓋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吾生也冥頑，其不靈於詩，不靈於文，不靈於心，不靈於人也久矣。棄物若然者，孤孤枯枯，迂迂疎疎，是誠不靈不然，凡有求，皆不作。絕交游，絕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忘爾。今或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又欲俱圖之。胡然乎？乃然彼不然，然而然，恣不絕其絕，以無作，作其所不作，將欲靈夫不靈之靈，以爲靈。其靈靈乎？其不靈靈乎？此其所以滿目青山綠水，垂笑於無窮、無窮、無窮也耶？<sup>68</sup>

全集詩作多取材於歷史典故或傳說，從詩題歸結，應有圖與詩作共顯，然序文中鄭思肖引爲湯西樓《壯遊集》作序時的自我之說：「或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欲俱圖之」，內容以抒情、記事或詠史，雖不見畫卻與繪畫相互依存，類屬於題畫詩，<sup>69</sup>借用歷史典故或史實來呈現自我個人在亡國後對故國的思念之情。如〈蘇武牧羊假寐圖〉：

十九年間墮渺茫，飢來嚙雪齒生香。一心只夢飛歸國，雙眼何曾看見羊。<sup>70</sup>

在鄭思肖的蘇武牧羊圖中，詩題「假寐」爲偽裝的動作，直指蘇武雖處北方牧羊，長年久處惡劣的生存環境卻堅守節操爲背景眼中看的卻不是羊群，而是心中所思念漢朝，蘇武對漢朝的忠節正如同是深處國難中的自己，鄭思肖的詠史正是暗指自身的處境。又〈許由棄瓢圖〉：

天下搖頭不肯未，恰如瓢掛老松枝。許由不在箕山在，千古高風屬何誰？<sup>71</sup>

許由棄瓢的歷史事件比喻不同流合汙的隱逸志節，擁有「箕山之志」的許由，對當時局勢，選擇「天下搖頭不肯爲」，也突顯思肖不肯未的忠臣心志，《宋遺民錄》錄載：「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sup>72</sup>面對朝代的更迭，鄭思肖面對仕元的士人感到不恥，如趙孟頫(1254-1322)應召受聘爲仕元，思肖與之斷絕，又如卞和泣玉

68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一百二十圖詩集》，頁203。

69 李柘對題畫詩的界定認爲：「題畫詩是題畫文學的一支，題畫詩是爲畫而作的詩，雖不一定題在畫上，但它的內容必須與畫有關係，或詠畫、或抒情、或記事或說理，可以任由詩人依時、依地、依人而盡情發揮。雖然如此，詩人的思維仍不得不以畫爲中心，作環繞盤旋，其詩至少要有一兩句點出與畫相依之處。因而它的存在，固然讀者可以當作詩來獨立欣賞，不一定非要見到畫不可，但它在創作的動機與過程上，卻非依賴畫的存在不可。」見李柘：《兩宋題畫詩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頁3-4。

70 〈蘇武牧羊假寐圖〉，《一百二十圖詩集》，頁213。

71 〈許由棄瓢圖〉，同上，頁204。

72 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卷13，頁3。

圖：「大璞中函天地精，卞和抱出愈分明。一番削足一番哭，哭殺世人無眼睛。」<sup>73</sup>「卞和泣玉」之史事暗喻鄭思肖對宋朝之諫言如同卞和不被君王所承認，思肖曾於咸淳五年「叩闕上太皇太后、幼主言國事，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犯新禁，不報。世人以是爭目之，因而被迫隱姓埋名，暫停創作。」<sup>74</sup>鄭思肖借用對歷史人物的吟詠流露的其實是自己內心的自我，綜觀鄭思肖《一百二十首題圖詩》，吟詠高人逸士的題畫占了絕大的份量，詩歌內容意象呈顯可透視出鄭思肖以畫中人物身份表達出個人的遺民意識，全集的題畫詩中以「詠史」為闡釋的書寫方式，雖以自遣為寫作目的，卻也透露出鄭思肖晚年不與俗世苟合的清節之氣與孤傲之感。

## 二、賦菊詠「陶」

鄭思肖的詩文中，其悲國的敘述模式裡存有明顯的偶像崇拜，遺民對於歷代節士崇拜歸因於身分的認同及激烈自我節操，<sup>75</sup>如文天祥(1236-1283)殉死的節操便是南宋遺民共通推崇的烈士，鄭思肖詩文及有〈和文丞相六歌〉、〈文丞相敘〉、〈文丞相贊并序〉<sup>76</sup>，同為遺民，文天祥的忠節是群體仿效的對象：

文山先生，大宋之忠臣孝子，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乎《詩書》之效，溥博乎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窮，盡於忠，盡於孝，為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卓乎哉斯人也！……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日月無終窮，史之其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作贊，寓我之誠焉爾。贊曰：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下福於地，草木光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通之為夜，一氣悽惻。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sup>77</sup>

由此贊文內容所知，文天祥在鄭思肖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豈是言語就足夠闡述他忠烈的志節操守，複誦了「卓乎哉斯人也」，強烈的顯示文天祥之舉非一般遺民所夠達到的美德，在生死的抉擇中，思肖最後偷生忍辱為的是盡乎孝道，文丞相的從容就義寧死不屈，忍心拋棄妻兒，於義當死，這是思肖無法比擬，因此文天祥的遺民形象對於處於忍辱悲憤的思肖存著某種崇敬的作用，但思肖一生未做官不與士人交遊，生性孤僻、冷漠，他的遺民生涯是在一種自我封閉的過程中渡過，曾自言「絕交游，絕倡和，漸絕諸

73 〈卞和泣玉圖〉，《一百二十圖集》，頁 207。

74 《鄭思肖年譜》，頁 422。

75 方勇認為詩人之所以歌頌節士，主要目地在於借以激勵自我忠義和志節並形成詩歌主題的取向之一。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研究》，頁 197。

76 三篇各見：〈和文丞相六歌〉《中興集卷一》，頁 63、〈文丞相敘〉、〈文丞相贊并序〉《雜文》，頁 123、153。

77 〈文丞相贊并序〉《雜文》，頁 153。



絕，以了殘忘爾。」<sup>78</sup> 因此在他的詩文集中這樣的認同或許是與鄭思肖有點距離的，思肖所嚮往的其實是魏晉隱士陶淵明。

陶淵明因政治歸隱，對於不善與人交際的思肖而言不是文天祥式的崇高節操，反而是清淡的如菊的志節，〈題陶淵明集後〉：「拂袖歸來未是遲，傳家合用五男兒？不堪生在義熙後，眼見朝廷被篡奪。」<sup>79</sup> 又〈絕句十首〉其六：「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欄干。淵明只憶晉朝事，滿眼黃花淚不乾。」<sup>80</sup> 陶淵明處於晉入劉宋之際，與思肖由宋入元的改朝換代政治環境相似。

鄭思肖著《心史》時，適逢朝代年號的更迭，其援用陶淵明義熙之例，只書晉室年號<sup>81</sup>，詩歌所記同樣的不改年號，詩中「不堪生在義熙後，眼見朝廷被篡奪」、「淵明只憶晉朝事」，藉由詠懷陶淵明以表自我同樣的只忠於故國的遺民心態，又〈對菊四首〉其四：「三逕今非昔，多愁老此身。誰知陶靖節，只是晉朝人。」<sup>82</sup> 晉\劉宋，南宋\元，在歷時性的時間軸中產生了皆為易代不願靠攏新朝的遺民意識與人格認同。尋求人格的認同也可以從榮格的原型 (Archetype) 理論來闡釋，榮格指出文學作品的作者具有「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 的人類形象，一旦時代發生動亂，當社會陷入嚴重的謬誤，此人類的形象就會被喚醒。<sup>83</sup> 鄭思肖某種程度上就是把陶淵明當成原始意象的人類形象。就歷史批評的過程而論，借用漢娜·阿倫特對歷史的觀點：「單個事件已經失去真正的意義，某中意義也會在歷史過程中生成，也就是說歷史具有一種理性在起的作用。」<sup>84</sup> 陶淵明對於鄭思肖的歷史意義：在於他藉由陶淵明的推崇抒發出個人意識的回響與共鳴，因此文天祥固然是元代當紅的遺民偶像，陶淵明的忠潔才是思肖的詩文吟詠的推崇對象，在詩文中「菊花」在南宋滅亡以前常藉以比喻耐風霜（政治現實）的隱喻，〈菊花歌〉：

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草死，正色與秋爭光名。被時  
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寮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sup>85</sup>

78 〈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頁 203。

79 〈題陶淵明集後〉，《大義集》，頁 34。

80 〈絕句十首〉其六，《大義集》，頁 27。

81 《宋書》錄載：「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室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見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八冊，列傳第五十三隱逸，頁 2287。

82 〈對菊四首〉，《大義集》，頁 41。

83 榮格針對心理學與文學提出了詩人創造作品，形成了一種象徵，以《浮士德》與為例，作品的作者藉由文學作品接觸到德國人靈魂中發出迴響的東西，也就是被稱為「原始意象」的人類導師和一生的形象，人類文化開創以來，智者、救星和救世主的原型意象就埋藏和蟄伏在人們的無意識中，一旦時代發生動亂，人類社會陷入嚴重的謬誤，它就重新被喚醒。見（瑞）榮格著、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頁 113。

84 （加）菲利普·漢森著、劉佳林譯：《歷史、政治與公民權力：漢娜阿倫特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25。

85 《中興集二卷》，頁 72-73。

菊花具有隱士的象徵，陶淵明詠菊，書寫自己悠閒不羨富貴的心境，在鄭思肖的筆下，菊花的香氣是寂寞時的療癒，心底的貞烈如同菊花的花香，至死不變。然而宋亡之後，鄭思肖詠菊的心態轉變，從政治現實的隱喻一轉至戰後心中嚮往的隱逸之情：〈陶淵明三逕圖〉：「老氣蒼寒松樹活，閒情幽淡菊花開。一條古人無路走，還且與人相往來。」<sup>86</sup>又〈陶淵明對菊圖〉：「彭澤歸來老華去，東籬盡可了生涯。誰知秋意凋零後，最耐風霜有此花。」<sup>87</sup>賞菊的心態在戰爭過後變得閑適，陶淵明隱居東籬圖成了思肖晚年的生涯圖景，「菊花」、「陶淵明」皆具有隱涉自我的象徵，成了鄭思肖自我觀照的理想仿效，在《一百二十圖詩集》言「凡有求，皆不作。絕交游，絕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忘爾。」<sup>88</sup>由此呈顯了「孤寂」為鄭思肖晚年的寫照，唯有陶淵明般置深於世外才能忘絕亡國之痛，其〈桃源圖〉：「有「長城徭役苦咨嗟，澧水偷春隱歲華。有耳不聞秦漢事，眼前日日賞桃花。」<sup>89</sup>首句「長城徭役」即是暗喻元初統治者對漢人的壓迫，「有耳不聞秦漢事」則鄭思肖避世的態度。他所嚮往的是「日日賞桃花」的無憂無擾的清平世界，唯有把自己與政治社會抽離不聞新朝之事，才能減緩存在心中的哀輓，也是鄭思肖晚年的應世之道。

## 肆、結語

將鄭思肖置放於特定歷史事件下而論，其以遺民視角詮釋宋元之際的政治事的詩文反映出其個人特定的政治理念，並為在當時歷史的變局的做出激烈的抗爭與論辯，從個人內在情緒的哀輓到外在景物的描繪，著實的反應遺民的身分認同與家國論述，無論是悲景、夢囈、寫憤、悲宋罵元，內化於個人主體內的亡國創傷反映在詩文中突顯了思肖遺民主體意識，更呈顯了以易代的歷史現實，呈現一種歷史書寫的文學圖像。鄭思肖的詩歌與國家的存亡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如同他自我在序中所言：「夫非詩歌，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非空寄於言也。」<sup>90</sup>詩歌是寫憤，並且闡述自己身為遺民的心境，這壓抑內心的情感是隨著政治變局而起伏，在宋末元初的遺民之中，鄭思肖可謂是遺民意識最為強烈也最為孤僻奇特之人，在無法擺脫歷史重任下，即便到了新朝仍不忘故朝，晚年的生涯圖景以遺民的志節與現實政治社會隔離，從題畫與詠史詩展現了對南宋故國記憶的建構與連結，藉由詩文的闡述，著實反映出鄭思肖遺民生命的真實寫照與政治文化的悲音。

86 《一百二十圖詩集》，頁 221。

87 同上註。

88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一百二十圖詩集》，頁 203。

89 〈桃源圖〉，《一百二十圖詩集》，頁 222。

90 〈中興集自序〉，《中興集一卷》，頁 43。

## 參考文獻

### 一、傳統文獻

宋·鄭思肖、陳福康點校：《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梁·沈約《宋書》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明·程敏政輯：《宋遺民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明·王夫之：《宋論》（臺北：樂天書局，1981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引用專書

何忠禮著：《南宋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周良霄：《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梁昆：《宋詩派別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8年）。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周劍之：《宋詩敘述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李栖：《兩宋題畫詩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

傅道彬：《晚唐的鐘聲－中國文學的原型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美術全集編委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兩宋繪畫下（臺北：錦繡出版，1993年）。

（俄）維謝洛夫斯基著、劉寧譯：《歷史詩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

（日）小川環樹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瑞）榮格著、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臺北：久大文化，1900年）。

（美）岡薩雷斯著、王弘譯：《夢的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奧）弗洛伊德著、高申春譯：《夢的解析》（臺北：胡桃木文化，2006年）。

（加）菲利普·漢森著、劉佳林譯：《歷史、政治與公民權力：漢娜阿倫特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二）引用論文

##### 1. 期刊論文

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頁165。

##### 2. 論文集

楊玉成：〈夢囈、嘔吐與醫療：晚明董說文學與心理傳記〉，《沈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13年），頁557-667。

### 3. 學位論文

康湘敏：《宋元之際逸民畫家題畫詩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次澄指導，2010年），頁19。

周全：《宋遺民志節與文學》（臺北：東吳大學博士論文，王夢鷗指導，1984年）頁1-3。